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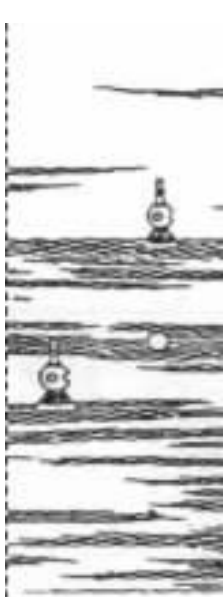
月 冷 西 湖

李永鑫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目 录

序	余秋雨(1)
悲剧的光辉(代自序)	(1)
寂寞宋六陵	(16)
仰天长啸	(37)
雪映冷山月	(65)
剑气壮天涯	(85)
叩访钓鱼城	(106)
葛岭遐思	(130)
疏影暗香	(153)
大海的葬礼	(177)
人间清白	(202)
拥抱秋天	(216)
美哉,雁荡山	(223)
管窥录	(243)
后记	(26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月冷西湖 / 李永鑫著.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5
(十月新散文丛书)

ISBN 7 - 5302 - 0784 - 9

I. 月… II. 李…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06939 号

月冷西湖

YUE LENG XIHU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787 × 1092 16 开本 17.25 印张 234 千字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ISBN 7 - 5302 - 0784 - 9

I · 763 定价: 20.00 元

质量投诉电话: 010 - 58572393

序

余秋雨

1

我眼前站着一位壮硕的黑衣男子。他坐了一夜的长途客车，从家乡赶到我这里，要我看看他写的一组历史散文《月冷西湖》。当天晚上，他还要再坐长途客车赶回去。

由于时间匆忙，对于我提出的一些问题，他答应回去后写信告诉我。于是，我面对一组特殊的文章，一个特殊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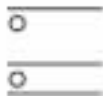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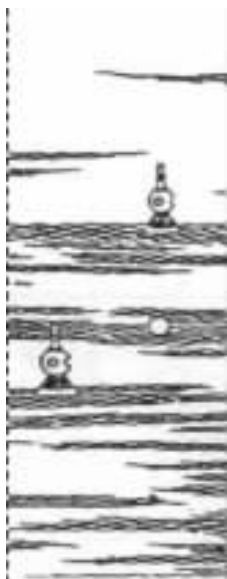
2

他叫李永鑫，来自浙江温州乐清。

乐清我是熟悉的。然而，与他见面时，我还是觉得惊奇，因为那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早普及商品经济意识的地方，与他所写的历史散文似乎南辕北辙。

这确实是一个有趣的反差，但说下去，这样的反差越来越多。

他写历史散文，一手纯熟，如诉家事，引得很多读者猜测他是历史系出身还是中文系出身。但是，他既没有读过历史系，也没有读过中文系，而是在中学毕业后就参军了。跟着部队走遍了四川、青海、湖南、山西，十



余年后转业，成了一名检察官。现在，则在管着一所学校。

这些经历，似乎都与历史散文无关。

更何况，他所写的，是南宋的悲剧人物。

但是，当我比较仔细地了解了他的治学途径和写作动机后，发现事情的深刻性正在这一些反差中。

李永鑫先生告诉我，正是因为军旅生涯中目睹中华民族太多的惊人贫困，转业后又置身于家乡的商品经济大潮中，使他强烈地希望在消费主义之外找到人文价值。他说，如果人文价值失落了，信仰失落了，我们每日因物质竞争而变得匆匆忙忙，那么，人生的意义何在？心灵的归宿何在？

他环顾四周，市场经济的趋向已成为家家户户的“普通话”。但他多么希望，有一天，人文价值和生命意义的话语，也能成为大家的“普通话”。

这是他行遍全国回到温州后的思考。

此外，检察官的身份，又使他加深了这种思考。他在写给我的信中说：“重大案件都要出庭公诉，得罪了不少人，也经历过一些恐吓乃至诬告。一些案件怵目惊心，我深为人性的堕落而悲哀，常常有一种要跑到高山之巅对天地呐喊一番的冲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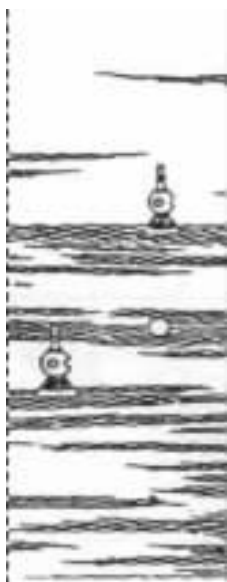
这些话，可以帮助我们读懂他的历史散文。

3

李永鑫先生把自己在现实社会中产生的精神渴求，交付给了历史和文学。

这个跳跃，看似很大，却很必然。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任何精神渴求一定会转化为对精神寄托点的寻找。很多人找错了，变成发泄、麻木、沉迷或自欺，但李永鑫先生没有找错，他找的精神寄托点，是血火南宋。

南宋展现了一种天崩地裂的人格对抗。人格的最高贵部位，也是最悲剧的部位，而悲剧的结束总是毁灭。毁灭了一个王朝，毁灭了一种理



想,毁灭了全家生命,但留下的却是一种操守,一种气节,一种很难以成败来衡量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里边所包裹的有关当时当地历史事件的具体内容,李永鑫先生虽然也记述了,却并不十分在意,也不热心于作是非裁判,他看上的是这种精神力量本身,这种超然物外的人格风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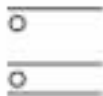
南宋给了李永鑫先生一种悲凉的自信:我们的民族,曾经有过一种惊天地、泣鬼神的道义追求。正是这种自信,给了他的笔端以力量。

更值得注意的是李永鑫先生历史散文中的文学成分。文学成分未必是虚构,而是作家对于所描述的遥远人物的贴近,并因贴近而感同身受、悲欢与共。为了抵达这个境界,李永鑫先生常常先把自己今天亲临的情景写得很具体,先期酝酿出一种质感;然后找到今天通达南宋的一个古迹枢纽,加一些历史分析作为扶手快速导入;进得南宋,则不遗细节,不忘表情,绘声绘色,再倾注自己的感情。他的文章,时时有见解,却更着重于笔染感情的叙述,并在这种叙述中烘托出一个个动人场景。他不喜欢表达某种一鸣惊人的结论,更乐于让读者沉浸在情景和气氛中,感悟他所敬仰的精神境界。

他的语言,文白相间,简洁老到,读起来有一种史家说古的干脆,很容易取信读者。其实要做到这样,首先是自己对历史情景的沉浸日久,娓娓道来如数家珍。这也与文学成分有关,文学与历史的区别,正在于“近”和“隔”。他获得了文学之“近”,殊为不易。

他的文学素养,早期居然由一本小册子“小火炖养”而成,听起来颇为传奇。这本小册子叫《唐宋词一百首》,他细读、熟背、不离左右。我相信这个传奇,在书籍奇缺的极左年代,一本这样的书的字字句句,就像甘霖滴在干枯的幼苗上,分量重如千钧。更何况,这毕竟是唐宋词,而且是由名家精选出来的一百首!古典诗词是需要反复吟诵的,因此我可以判断,这本小册子对于李永鑫先生的滋润,甚至可以超过一个图书充沛的书房对于某个当代青年的作用。

一个唐代的世界和一个宋代的世界,以最美丽的方式充实了青年李永鑫,然后,中年的李永鑫就有条件来描述这个世界的悲壮结局。一位带



余秋雨序

着《唐宋词一百首》走遍中国的军人，一位身处商潮中的检察官，要来向大家说说以前只由历史教授在说的南宋了，要来描述以前只由文学家在描述的遥远烽烟了。这里包藏着一些特殊的内涵，值得大家来品味。

是为序。

甲申年夏

月冷西湖

悲剧的光辉

——代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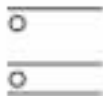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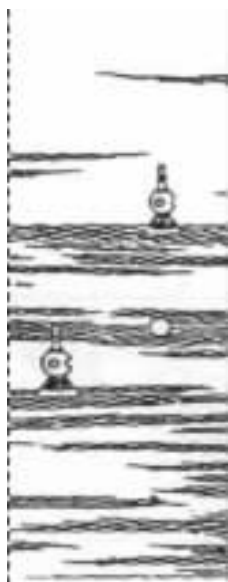
当你翻开本书，看到写的都是岳飞、洪皓、胡铨、陆秀夫、于谦等人的凄然经历时，你也许会问，怎么写的都是悲剧？

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发展史，无不书写着政权更替、天灾人祸、父兄相残、同种屠戮。哪一个世纪，哪一个朝代，哪一个年月，哪一个国家，哪一个社区，哪一个群体，哪一个个体不曾有过错误、挫折、失败和消亡的悲剧呢？无论是生物的适者生存，还是社会的文明进步，都躲不开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的操纵，而其中运行的血液在哲学上讲是矛盾，在社会学上讲是竞争。

世界充满竞争。有竞争，必然有成功者和失败者，成功者为喜，失败者为悲，这是常理。喜剧蕴涵悲剧，悲剧包含喜剧，成功之后亦有悲剧，失败之后常有喜剧。悲剧和喜剧就这样交替纠结，谁也离不开谁。如果说喜剧是阳光普照，那么，悲剧就是雷雨交加。没有悲剧，生活将变得肤浅，就不会有声有色。悲剧其实是一种希望，而且是令生活真正具有深刻意义的希望。

我们都有不要悲剧的愿望，然而悲剧客观存在。

所以，不要回避悲剧，也不要对悲剧过于敏感，一听说悲剧，就感觉凄



凄惨惨切切的,就以为这是哭哭啼啼或者令人消沉的东西。其实,这是表面的现象。

历史悲剧是悲剧的一种。

以某种非善即恶的观点来阐释历史悲剧,是对历史悲剧的表面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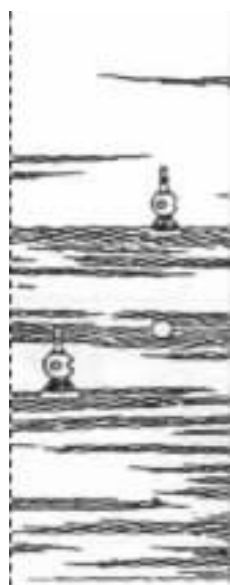
真正深刻的历史悲剧总是离不开包括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并从这些六根不净的尘俗生活之中为悲剧带来生命的分量。因为伟人来自凡夫,英雄亦是俗子。当岳飞仰天长啸之时,最为原始的起因难道不是异族铁蹄敲碎了凡夫俗子们虽然清苦但还算安宁的日常生活吗?难道不是由此升华为抗金复土的爱国精神吗?

真正深刻的历史悲剧总是与不幸联系在一起,但并非所有不幸都构成悲剧。只有当不幸的意义超出个体自身时,它才能向悲剧靠拢。若岳飞之死仅在于岳飞自己,只是他个人的不幸,就不是悲剧。然而,他的死直接关系抗金事业和专制统治的价值取向之时,这个不幸就具有了最为深刻的历史意义,对时代对世人都具有极大的警醒和启迪作用,因而也就成其为历史的悲剧。

即便南宋六位皇帝的生命历程,难道不也深深地打上了悲剧的历史印记吗?当我站在绍兴宋六陵那死一般的寂静之中,天空很高很蓝,一望无际,淡淡的阳光伴随着天然的原野气息,在荒草萋萋的孤坟四处弥漫。蓦然间,耳边轰然一声巨响,脑海中的雕梁画栋和香炉烟鼎随之坍塌,消逝……惟有秋风擦肩而过,黄叶飘摇而去……我强烈地感受到隐藏在残酷的皇朝更替背后某些称之为玄机的东西。是“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感悟还是“弱帝误国,尸骨不安”的启迪?说不清,道不明。

然而我明白,固然,岳飞之死的悲剧向我们充分地展现出生命的坚忍与脆弱,向历史呈现人性价值的崇高之美。秦桧、贾似道这些“国人皆曰杀”的历史反角,不也给我们提供了某种历史诡谲的警醒么?

真正深刻的历史悲剧一般总会展现出这种景象:“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然而,大厦将倾还未倾而又终必倾,烛火将灭还未灭但



又终必灭。你盼望大厦倾并努力为之,它却未倾,你希望大厦不倾并努力为之,它却必倾;你盼望烛火熄灭并努力为之,它却不灭,你希望烛火不灭并努力为之,它却必灭。它使人们包括悲剧主体深刻体验到反抗、拼争的艰难、沉重、壮丽,但又终未看到反抗的希望,为了理想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最终又远离理想。在这种景象中,总会交织着献身的努力,绝望的叹息,殉道的勇气,麻木的心理,专制的印记,诡计的阴险,权力的扬弃。

看到过昆虫在蜘蛛网中奋争拼搏的景象吗?当你深入探究岳飞、洪皓、于谦等人的悲剧,难道找不出上述这些经纬网丝丝网网的交织么?悲剧主体正是在这些经纬丝网之中展开人性的奋争,人格的拼搏,从而“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把凄美呈现给世间。

然而,最为根本的正是:

悲剧本身不一定崇高,但它如同其他蕴含崇高的美好事物一般,把我们引领向崇高。

人类需要崇高。

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探究岳飞之死、洪皓之贬、胡铨之逐、于谦之刑等等这样一些悲剧的内涵呢?

为什么写英雄之死的悲剧呢?

我在夜空下漫步。

抬头仰望,星河灿烂。

这是历史的星空。在这星空之中,常常有流星划空而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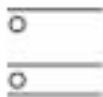
那些特具悲剧意义的死亡,是生命最为绚烂辉煌的时刻,如同流星。

君不见,一颗流星正在逝去。

啊,这流星以一线耀眼而洁白的光辉划破夜空之时,我深为它景色的壮丽、献身的勇气、质地的洁白、过程的匆匆而感动。

流星啊,你让人回味无穷,思绪悠悠。

检视历史,古往今来,这世界实在不太平,或为权力而祸起萧墙、或为金钱而亲朋反目、或为地盘而同种相残……且不说兵戎相见、烽火狼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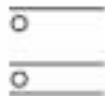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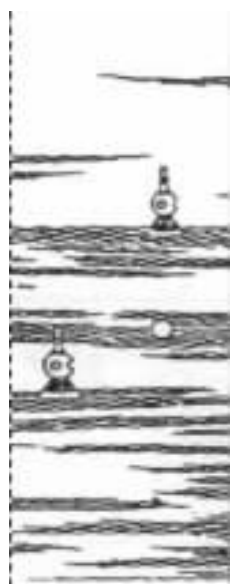


悲剧的光辉



湖北武汉黄鹤公园里的岳飞铜像

月冷西湖



单说那一桩桩奇案、冤案，阴森森、血淋淋，也令人毛骨悚然。这其中，又有多少人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呢？

其实，有的人虽生犹死，生不如死；有的人虽死犹生，死胜于生。有的人在死亡中走向沦丧，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有的人在死亡中返青，走向复活，走向创新，走向永生的彼岸。

在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文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由此上溯几千年历史之中流星之美的点缀。我们探寻这些流星逝去的轨迹时，难道没有觉察出这些悲剧的演绎无不具有人性与兽性、法治与专制、民主与强权、理性与野蛮相抗争的创痕么？正是这些英雄之死悲剧的接续，才慢慢地警醒世界，振奋人类，促使社会向文明、理性、科学、民主、法治进步。今天，这种进步是巨大的、可喜的，但远没有彻底完成。仍需要从这些悲剧之中得到启迪和警示：用道义提升人的精神，用法制来遏制恶的泛滥，用理性清除野蛮，用正义战胜邪恶，用光明代替黑暗。无论社会还是自然，莫不如此。

让我们共同来咀嚼这转瞬即逝的流星之美吧！

我写的都是民族英雄。

先说英雄。

在河南荥阳东北的地方，有座广武山，过去曾东西分别矗立两座城。当年，楚汉相争，逐鹿中原，楚占东城，汉据西城，对峙厮杀了些年头。在这里，刘邦陈辞，数落项羽之罪；项羽弯弓，刘邦险些丢了性命。尔后，刘邦挥鞭跨过鸿沟，把项羽逼至垓下，别姬，自刎。

晋初的某一日，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缓衣宽带，披着满身金色的斜晖，循径登上广武山。随着一阵西风劲吹，激得衣襟乱舞，他的目光时而横扫脚下，时而仰望苍天，想起当年刘邦回到家乡，志得意满地唱起“大风起兮云飞扬”的景象，不由得薄唇一翘，青眼一翻，哼声出鼻：“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竖子”之称，本系鸿门宴后范增斥项羽之语，细辨阮籍之词，竖子当

指刘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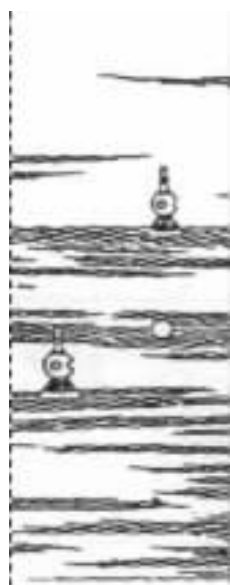
就阮籍而言,项羽当然不是英雄。项羽虽力拔山兮,却满心的妇人之仁,以致鸿门宴时棋失一招,放虎归山;虽倾心所得,却吝于所失,以至失韩信、去陈平、离项伯而人心皆失;虽精于战术,却缺乏战略眼光,以致垓下一战而全盘皆输,落得个无颜回望江东的悲惨下场。而刘邦呢,这个游手好闲、乘乱起兵的竖子,不讲信义,满腹诡计,满嘴流氓腔,甚至为了自己的功业,竟然置父亲妻儿性命于不顾,终于在万堆白骨之上成就了大汉帝业。项羽本系英雄,却成不了英雄,也就使竖子成了名。对此,阮籍是非常不服气的。

我年轻时读《史记》,对刘邦不顾父亲性命的无赖语言和诛杀功臣的流氓哲学,深为痛恨。年岁大了,阅历多了,颇感历史是极其复杂的过程,有其自身扑朔迷离的诡谲,每一事件、每一人物本身,都含藏任何评价和褒贬难以抵达的深度。凭一己之好恶和一时之激动,来臧否古今、评说人物、校阅汗青,殊难客观。

当年刘邦父亲被项羽扣押,项告诉刘要活烹其父,刘却说:“请分我一杯羹!”其实,刘邦当时身处两难境地:若不投降则父烹而落得个不孝骂名;若投降则千万将士之头颅必会落地。最后,还是按照张良和陈平的计策回答了项羽。这种言不由衷的戏言,佯装大度之中蕴含着悲愤交加的父子之情,还有十足的满不在乎的自我解嘲味道。仔细琢磨,更有一种男子汉大丈夫的自信:“你敢么?”即从此处,我仿佛感受到一脉父子之情的血液在刘邦血管里汨汨流淌!

刘邦诛杀功臣颇受千百年非议,亦为中华民族传统道德规范所不容。冷静思之,此事非刘邦始,亦非刘邦终。刘邦以前,春秋战国的吴王杀伍子胥,越王杀文种,逼得范蠡赶紧拉着西施的玉掌,跑到太湖泛舟逃命去也!自汉以降,此类范例,举不胜举,实在不能归咎刘邦一人为始作俑者。其实想开一些,就会明白,这是历代最高统治者的惯用伎俩,更是几千年封建专制文化土壤滋生的人性痼疾,那种年代,谁能避免得了呢?

不过,垓下大战以后,刘邦并未设宴庆贺,反而心情沉重,命人厚殓项



羽，追封“鲁公”，以公侯之格厚葬于今天山东平原县，并亲致悼文。此举说是“作秀”也好，气度也罢，毕竟使人想起刘邦并非“鸡肠鼠肚”之辈，他也曾念及当初为推翻秦王朝二人曾结下的兄弟之盟。只是那年月，一山岂容二虎，一国怎有二主？楚汉相争，天道择一，谁能违背这种历史规律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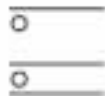
刘邦一破项羽，还军定陶，即迅速解除了韩信的兵权。“大敌已平，（韩）信且拥强兵也何为？”这颇有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味。但韩信并非宋朝石守信、高怀德之类武夫，而是身拥胜兵、割地而王且具兵家之智的人物。解其兵权，建立以萧何、曹参、陈平等人为主体的文官政府，实现战时军事体制向平时文官政治体制的转变，实是汉代盛衰安危的关键一步。完成这种转变，并非不要武，而是文武合一，文武兼治；并非不要军队，而是要消弭杀机，不要项羽、韩信式的军人天下，使军队限于保家卫国而不干预政治。天下可从“马上得之”，岂能“马上治之”！此等深意，于乱世刚刚一统的汉朝初年，尤为重要，岂为阮籍所能体味？

其实，“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这是单个角度看英雄。因为“成名”的“竖子”已成为英雄，故其“时无英雄”的前提也就成为谬误。阮籍自己虽有文才，但沉湎酒水，尤喜空谈，哪里知道刘邦是不是英雄呢？尽管刘邦起于“竖子”，但在楚汉相争之时，能将“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的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的韩信团结起来，归为己用，打下了大汉江山的基业，成为一朝开国之君，不是英雄是什么？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人民大众用这种极富中华智慧色彩的转圈式语言解答了这道难题。

英雄的出现，首先在于时势的营造，时代的呼唤。至于谁为英雄，则要看民族之灵魂、国家之精神、伟人之俊才、凡人之良品凝之于谁。“时无英雄”的哀叹何其焦灼！且慢，怨天怨地不如怨自己。关键在于哀叹者没有意识到英雄出现的必要，也在于朝野没有孕育出时代的英雄。

孟子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



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章句下》）阮籍，这样的磨砺你受得了么？事实上，你已受不了魏晋那年代黑暗政治带给你的磨砺，而逃到竹林去，与那六个酒友一起牢骚空谈了事。所以，英雄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尤其是悲剧英雄面临生与死、荣与辱乃至灭门之灾、断绝香烟的考验之时，不仅没有退缩，而且勇敢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对世人的启迪是何等深刻？

人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立身行世。

一个人，无论以什么方式行世，他都必须承担起他在人生旅途中遭遇的一切：风静浪止的顺境、春风得意的坦途、爱情的甜蜜、成功的喜悦……自然，这里也有风风雨雨、激浪险礁、灾难患害——这一切他都得承受，他无可逃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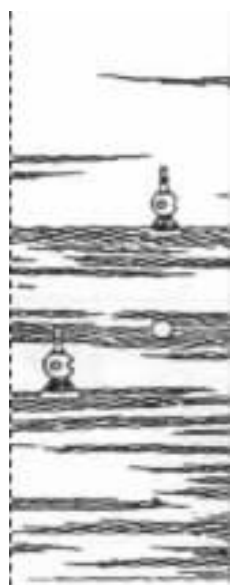
世事艰难，人生多舛，是说人生少不了挫折、少不了坎坷。一个人想要成就一番大事业，必得承受起人生的挫折和坎坷。事实上，正是人生的艰难和坎坷，磨砺了人的意志，锻炼了人的筋骨，坚韧了人的性情，增强了人的能力，使人能担当起天赋的重任，成就自己人生的功业。古往今来，凡成大事業者，莫不如此。岳飞之所以能成就人格功业这个远比抗金功业辉煌得多的“大任”，就在于他有自信，承受住生活的挫折，经受住世事的艰辛，忍受住人生的磨难，特别是始终拥有担当起这一切的心理准备。

人生在世，会遇到许多取舍、选择。

常常困扰我们的、我们每个人都会遇上的难，是人生选择的难处，是人在两难甚至多难的境遇中，进退不得，难以选择又必须选择的难。你要以诚信待人，但人不一定诚信待你，甚至会利用你的诚信，怎么办？你要以本色待人，但以本色待人会被人误解，而且可能碰得头破血流，怎么办？人生啊充满了选择。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生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不断做出取舍和选择的过程。正是不同的选择构成了不同的人生，不同的取舍赋予人生不同的意义和价值。

孟子说：鱼是我所喜欢的，熊掌也是我所喜欢的，如果两者不能兼有，



我便舍鱼而取熊掌。生命是我所要的,义也是我所要的,假如两者不能兼有,我则舍生而取义。岳飞正是为了选择人生价值这个义、抗金复土这个义,才毅然面对磨难……

这就是英雄。

我仿佛看到,一个巨大的石磨在转动。

在历史的时空中,这个巨大的石磨在不停地转动。

当我们再一次探寻历史上悲剧英雄的生命轨迹时,难道察觉不到碾碎这些伟大生命的巨磨滚动时的隆隆作响么?

这个巨磨虽然已在历史的云烟中远逝,但它那撼天震地的声音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偶有所闻,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么?

现在谈谈民族英雄的话题。

就像鲁迅的经典地位不时受到挑战一样,岳飞的民族英雄冠冕常常受到诘难:岳飞仅仅是汉民族英雄,宣扬岳飞会不会影响今天汉族与其他民族的感情?

我愕然。

民族要生存发展,殊非易事;国家要以自己的富强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有赖于全民族自强不息的坚韧进取,岳飞那种“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秋毫不私”的勤勉和执着,不是更应该成为我们民族的一种精神内核么?从个体来讲,一个人活在世上,总是要做点事情的。即便撇开以自己的劳心劳力为社会、为民族做出或大或小的应有奉献不说,我们也总该尽到自己对朋友、对亲人的义务和责任。现代人不是很注重个体生命的价值么?个体生命价值实现的标志不就像岳飞这样在积极进取的进程中有所作为么?一个人,如果没有了不倦的进取和追求,也就等于放弃了自己的人生,等于自己抛掷自己最可宝贵的生命。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岳飞这样的精神脊梁,难道不是一种悲哀么?



轻轻拂去史籍之上的灰尘，我探寻的目光穿过风雨叠加的历史屏障，寻找我们中华民族这苍郁森森的千年古樟下面的庞大根系。我觉得，这根系既有扭曲的、变形的，又有虬直的、蜿蜒的，既有写意的、抽象的，也有袒露的、粗壮的。当然，少不了纠缠不清的，甚至互相抵牾的。不过，始终有一二主根，以自己柔韧、倔强、刚烈、执著、不屈不挠的信念，撑持着挺拔的树干和巍峨的树冠，张扬着生命的浩气，抒写着历史的博大深沉，使人深感历史既是玄妙的，也是清明的。

在我国古代的历史长河中，山川陵替，朝代变革，举不胜举，言不胜数。而民族感情与爱国思想，则错综复杂，萦绕其间。有时一族当政，爱族即为爱国，民族感情愈炽烈，爱国思想也愈益深厚；有时几族争政，爱族并非爱国，民族感情愈执著，爱国思想却每见偏颇。所以谈古代的民族英雄、爱国英雄，的确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从特定的历史条件去分析历史现实，不能盲目超越具体历史时代的认识水平。古人不可能具有今人的认识水平，今人也不能以自己的认识水平去要求古人。

南宋时期，岳飞抗击女真族统治者的入侵，于刀光剑影之间，仰天长啸“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不正是代表着汉族人民的反侵略呼声吗？“还我河山”不就是要从女真族侵略者的铁蹄下夺回黄河两岸的大块失地吗？如果用今天的某些想法贬低这位民族英雄，特别以“餐肉饮血”之语来作为评价依据，贬论“岳飞不但词语野蛮，且有损今日的民族团结”，（女真族掳掠抢夺中原人民的生命财产反倒不显得野蛮？）八百年前的南宋人民是不会同意的，今天具有几千年爱国传统的各族人民也会认为这是违反历史真实的。今天，千百年来民族宿怨已如冰释，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只有今天，也只有在今天的认识水平上，我们各族人民才有可能一起赞扬和歌颂我们共同的民族英雄——松赞干布、岳飞、文天祥、成吉思汗、于谦、努尔哈赤等等。那种用古代的历史事实来求证今天的理论，或者用今天的眼光去苛求古人，硬要清算早已成为陈迹的历史旧帐的想法，既不符合历史真实，也违背了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